



魅丽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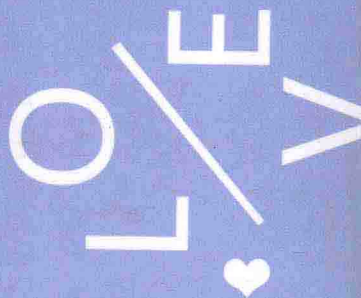
花火工作室

我们 别来无恙 的爱情

Cong Su
works

丛苏 / 作品

人人都想有倾城之爱 似山伯英台 却得到将来



错过豆蔻初恋的懵懂
浪费双十华年的恣意

你以为消失了的爱恋 原来一直都没有变

**触动千万读者的
爱情治愈宝典**

最美的相遇
就是在合适的年纪
遇上正好的你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
ART PUBLISHING CO., LTD.

我们 别来无恙 的爱情

丛苏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们别来无恙的爱情 / 丛苏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531-3

I. ①我… II. ①丛…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8668 号

书 名	我们别来无恙的爱情
作 者	丛苏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胡 蓉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装帧 设 计	赵苏楠
封面 设 计	小茜设计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7-5399-7531-3
定 价	2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

❧ 第一章	❧ 故人 / 001
❧ 第二章	❧ 缠乱 / 025
❧ 第三章	❧ 回忆 / 051
❧ 第四章	❧ 落定 / 082
❧ 第五章	❧ 弃断 / 122
❧ 第六章	❧ 隐刺 / 145

.....

目录

content



❧ 第七章	❧ 插曲 / 170
❧ 第八章	❧ 了结 / 183
❧ 第九章	❧ 相爱 / 211
❧ 第十章	❧ 冷热 / 239
❧ 第十一章	❧ 风暴 / 273
❧ 第十二章	❧ 圆点 / 309

.....



第一章
故人

内科医生余宝笙将自己的绿色吉普车干净利落地停车入位后下车，她拎着背包看一眼旁边来不及指挥的小保安，问：“你是新来的？”

小保安点点头，余宝笙冲他一笑：“谢谢你。”

保安被余宝笙的笑容整得羞红了脸：“我没帮你忙。”

余宝笙忍不住又笑：“你哪里人啊？”

“青海，其实我们那里离西藏更近。”

余宝笙略略呆了一下，无意识地接一句：“西藏是个好地方。”

从停车场出来，余宝笙看一眼手表，见离上班时间还有十几分钟，心想都怪宋向宇，害她一晚上烙烙饼，到凌晨才睡着，一睁眼差点儿迟到。一边想着，她一边小跑着转身拐弯到食堂吃早点。今天有几个会诊，中午的饭点儿估计又会错过，早餐不吃饱，恐怕难以支撑——自从当医生后余宝笙总结的第一条规律就是有饭就要多吃，因为下顿饭在哪儿不确定。

三口两口吃完早饭，她快步进了住院部呼吸内科病区。见几个相熟的护士挤眉弄眼，余宝笙也冲她们挤挤眼睛：“有什么好事儿？”

其中一个护士道：“不是我们的好事儿，是余医生你的啊，听说昨天晚上和帅哥有约？我们都听到了！”

余宝笙恍然大悟，指指她俩：“真八卦，谢霆锋和张柏芝没事儿了是吧，没人操心了是吧！还不快收拾东西去，小心护士长又说你们。”

“我们是替你高兴，瞧瞧，专挑我们不爱听的提。”两个小护士嘟嘴抱怨。

余宝笙拐进办公室里刚换好衣服坐下，就见对面的实习医生张童和其他几个医生也挤眉弄眼。紧接着，他便问：“余医生，前男友，什么故事啊？”

“眼睛神经性抽搐，要不要我去找眼科大夫过来给你们集体瞧瞧？”经过刚才小护士的提醒，余宝笙已经知道张童什么意思，当然其他几个医生也一副八婆的面孔。

张童也不含糊：“师姐，这怨我们吗？谁让那位帅哥约你吃饭的声音那么大，整个病区都知道了。不信你去看看，一会儿连小朋友们都会问你要糖吃。”张童现在是科室陶主任带的硕士研究生，论资排辈算是余宝笙的师弟。

“你很闲？小心待会儿主任抽你的课。”余宝笙不再理张童，低头准备会诊

的资料。

时间差两分到八点，走廊里准时响起一阵熟悉的脚步声——陶主任来了。余宝笙刚打开手里的病历夹，就听刚进门的陶主任声音伴着脚步声问。

“宝笙，昨天约会怎么样？”

其他几个医生已经在一旁笑岔了气儿，张童因为当着老师的面不敢放肆，脸都憋青了。

西装笔挺，拿着手提电脑似乎在写着什么。

余宝笙快步走过去简单地把事项和陶主任汇报了一下，陶主任看看培训计划，意外地说：“哎，这个不是周末培训啊？看来还要占用上班时间？”

余宝笙心里忍不住想喊，陶主任，你真是资本家啊，我好不容易才可以正大光明不上班，面上却还恭恭敬敬地说：“嗯，得一个星期。”一边应着，我一边用余光看向旁边的年轻人。她直觉这个年轻人在她刚进门后就一直盯着她看，心里别扭，签字完刚要转身出门，却听见那年轻人叫：“宝笙？余宝笙！”

余宝笙回头，看半天，正想这是谁，怎么如此熟悉，却听到年轻人叹气地笑：“你怎么还和以前一样漫不经心，亏我当了 you 一年的男朋友，不会就这么忘了吧？”

此时余宝笙已经想起是谁，尴尬得不得了，说：“对不起，宋向宇，我……我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你来北京啦？”

宋向宇倒好像没怎么别扭，仿佛习以为常，笑着点点头：“是，都来半年多了。相约不如巧遇，今天晚上没事儿的话，一起吃个饭吧。”

还不等余宝笙说话，陶主任已经替她答应：“宝笙，最近是太忙了，今天晚上和朋友出去放松放松吧。哈哈，今天是很巧啊。”

陶主任和余宝笙的继母秦芬，也就是本院的副院长关系不错，一早已经得到命令给余宝笙物色男朋友。只是两年多来，余宝笙始终不积极，要么借口拒绝，要么懒洋洋地从命，反正一直没有结果。

宋向宇没开车，下班后就搭余宝笙的车走。走到车前看着那辆吉普车，他眉头皱了皱，说：“余宝笙，你还真买了辆吉普车，我以前以为你也就是图个新鲜买个车模，看来少女的理想还真成真了。怎么着，男朋友送的？”

余宝笙挥挥钥匙让宋向宇上车：“我是啃老，你也看出来我这个穷医生赚不

出一辆车的钱了？”

宋向宇摇头：“我毕业后回过一次学校，听他们说你去北京读硕士，今天看你居然在这个全国重点医院工作，还真不敢小瞧你了。你没钱都是装的吧，现在都兴玩儿低调。”

“我成绩一向好，导师是陶主任，我当然可以沾光。你怎么来北京了？”余宝笙半是玩笑半是正经地回答，顺便转移话题。

“当了几年医生觉得没意思，有个机会就来北京了，就是现在的公司，卖药的。”

“我们各家医院的女医生和女护士都要遭殃了。”大学时候宋向宇是知名校草之一，不知得多少女生倾慕。余宝笙呵呵笑着挂挡开车，半天却没听见宋向宇说话。

余宝笙爱吃辣，直接选一家湘菜馆进去，拿着菜单让宋向宇点菜，宋向宇却高深莫测地让她点。余宝笙熟门熟路地点了几个菜，很快就吃得满头大汗，两颊生火。因为有轻微的鼻炎，她吃点儿刺激的总要不停地擦鼻水，没想到刚要伸手取餐巾纸，面前已经递过来一张。她说声谢谢接了用，另一边筷子已经夹起一块米豆腐。

“你喜欢吃辣？”宋向宇皱眉，吃了几口放下筷子抽烟。

余宝笙点点头：“嗯，最近特别喜欢吃辣，简直无辣不欢。很好吃，啊，你怎么不吃？这里不让抽烟。”

宋向宇狠狠地摁灭烟头：“我不吃辣。”

“对……对不起，宋向宇，我忘了你不喜欢吃辣了，我……我以为……”余宝笙说不下去了，她都忘了宋向宇不喜欢吃辣的事情了——男女朋友时期，他们有数的几次一起出去打牙祭，总是吃清淡的。

“我挺高兴的，余宝笙，你终于让我看到真实的你了，不那么无所谓地让人恼火。”宋向宇突然笑，“跟你处一年朋友，我居然不知道你喜欢吃辣，要说分手，也是我活该。”

“我后来改口味儿了。”余宝笙有些嗫嚅。

“不用安慰我，我才没有内疚呢。”宋向宇给余宝笙的杯子里添满茶。

余宝笙沉默了几秒，端起水喝一口，容色复旧，笑着说：“要不你也尝试下新口味，真的不错。”

“算了，最近我上火。”宋向宇夹一口不辣的菜，停了一会儿，又道，“余宝笙，你是不是还是一个人？”

余宝笙的筷子突然顿住，抬眼看宋向宇一眼：“这也瞒不过你？剩女果然有标签？”

“为什么？”

“没什么啊，一个人挺好的。要不我让你虚荣一下，就说你当年甩了我以后，我就再看不上其他人了。”余宝笙喝口水打着哈哈，宋向宇却不笑，这个笑话有些冷。

“余宝笙，你好像变了很多，比以前活泼了。”宋向宇凝视着余宝笙。他记忆里的余宝笙偏向沉静，不过再怎么变，骨子里的漫不经心却是一点儿没少，可也就是这点儿漫不经心的劲儿牵着人的心。

“变了吗？”余宝笙摸摸面颊，仿佛为验证宋向宇的心思，又是那么漫不经心地一笑，“以前年轻啊，美不美，至少是水葱一根，现在在滚滚红尘里待着，肯定要变呐。”最早以前她也是这样儿，只是后来变了，变得安静，这几年只是真正的自己活回来而已。

宋向宇觉得嗓子眼儿里堵着东西，脉搏一跳一跳的：“宝笙，当年……我其实挺后悔，本来是赌气，结果你就应了，倒是让我下不了台。”

宋向宇喜欢的、讨厌的都是余宝笙的漫不经心。他是人见人爱的校草，她却不是二十四小时贴心女友，对他放心得不得了。

刚开始，宋向宇以为是余宝笙大方宽容，颇为自得。可后来他知道了，不是她宽容，是她根本没往心里去。他去打球，她不看；别人喝彩，她不在。他汗淋淋的、连球衫都没脱到处找她，结果看她和同学拿着饭盒回来。他一肚子气，问她为什么不去看球——那是他们学校和工业大学的校际之战，他赢了球却没赢得女朋友的关心。余宝笙诧异地回答：“你每次打球我都不去看啊！”

宋向宇的火快烧着了头发，忍着气问为什么不等他吃饭，他原本是要庆功的。宝笙抚着饭盒不好意思地说：“宋向宇对不起，你没跟我说，我就自己去吃了。”

周围有人在看，堂堂校草的虚荣和自尊受到了极大挑战。当初吸引宋向宇的

漫不经心突然像根刺，一年来的被轻视终于使他雷霆大发：“余宝笙，如果你觉得和我在一起很丢人的话，我们也就没必要再在一起了。”

余宝笙仿佛没想到，愣在那里半晌，眼睛眨了眨，要说话，又闭上嘴。话出口宋向宇便后悔，撑在那里，心里却想，如果余宝笙求他一下，他立刻会原谅她。可是，余宝笙停了十几秒，低声道：“宋向宇，跟我在一起，你也很累吧。要不，就按你说的办吧，对不起。”

嘴里的豆腐嚼不下去，整个儿就囫囵咽了，余宝笙有些手足无措——宋向宇这么多年后又提起当年的难堪，她平时的伶牙俐齿突然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看着宋向宇，只觉得说什么都不是。人人都道医大校草移情别恋跟她分手一周后另觅佳人，有同学打抱不平。只有她知道，她其实并没有受什么伤，她的确当女朋友当得比较失败。

宋向宇认真地看余宝笙的脸由红变白，由白变得更白，心下不忍，笑着皱眉：“你看看你这副神态，倒比当年诚恳一些，你当年那是什么态度。唉，全校人都以为我甩了你，我怎么就觉得是你不待见我呢？”

余宝笙见宋向宇开玩笑，也缓过气来：“宋校草，我完全牺牲自我维护了你的面子，你该感谢我，而不是事隔五六年还批判我。”说着她放下筷子，“不吃了，太有压力了。原本想找个人陪吃饭，可以多吃点儿，你却尽找不开心的事情噎我。如你所愿，我今天给你省钱啦。”

宋向宇靠着椅背看余宝笙微笑的脸，心想：那该又是一个面具吧，她就是这样，以前很少开怀大笑，而现在再灿烂也总让人觉得和这世界隔着距离。

回家时，余宝笙要送宋向宇，被宋向宇拒绝了，说不能让女孩子大晚上送他，他打车回就好了，反正也不算远。车停在路边，宋向宇侧身下车时又回头突然说：“宝笙，以前我觉得你气质淡然，跟你在一起后才知道那不是淡然，是你的内心从来不对人开放。这次见你活泼了好多，开朗阳光，可是我怎么觉得你还不如原来，你的心里揣了什么？”

余宝笙愣住，其实有人这么说过她。她在儿童医院当实习医生时，和小孩们玩得来，每天都跟月亮姐姐似的快活，一个年轻的医生曾因此追求过她。交往了

两三个月后，那医生说余宝笙：我发现你的心是块冰，你像冬天的太阳，看着暖和明亮，伸出手才感觉没什么温度，还是冷得要命。

宋向宇伸手拍拍余宝笙的肩膀，沉吟半天道：“但是，余宝笙，我还是打算重新追求你。”

余宝笙再次愣住，然后习惯性地掩饰，笑着说：“你是可怜我，打算拯救我？”

“宝笙，我是认真的，如果你享受一个人的世界，我不打扰你；如果不是，答应我，如果等不到更好的，或者，没有等到你想要的，我们试着再交往吧。”宋向宇的手捏住她的肩膀，隔着大衣，他仍然感到她的单薄，和以前差不多。

车门就那么半敞着，宋向宇一脚在车外，半个身子在车里，沉默地盯着余宝笙。初春的晚风还是冷的，在车厢里窜来窜去。两个人都僵着不动，不知是因为情绪，还是因为天气。

笑容渐失，余宝笙的身体疲软下来，脸上浮出迷茫之色，黑暗里长长的睫毛遮得眼睛幽暗不明。目光在宋向宇的脸上逡巡半天，她重重地叹一口气：“宋向宇，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目的，我也不想探究。今天是我们五六年后第一次见面，我不可能现在就给你答复，但我会考虑考虑你的建议。无论如何，谢谢你。”

整个晚上余宝笙都在做梦，即使起来上洗手间后躺下，梦仍然接着做——不是省医大的青葱校园，也不是北京的滚滚红尘，只是一片蓝绿色的湖泊，有像极光一样的光芒在空中闪来闪去，一个模糊的身影沿着湖走，明明走得很慢，可她却追不上。她其实就想上去打听一个人，可是就是追不上，想喊，却没有声音，张着嘴像快要搁浅而亡的鱼。

余宝笙醒来枕巾湿了一片，头上有薄薄的汗，喉咙疼得要命。她捧着脑袋坐了一会儿，拿起手机一看时间，低叫一声“糟糕”，赶快起床洗脸。

此时，身处办公室的余宝笙也捧着头——陶主任说会诊挪到下午，因为心外科一个病人突然紧急抢救，他们的主任和几个骨干医生都参与抢救，一时来不了。

下午刚上班，有护士跑来叫余宝笙，说她负责的五床的老太太坚决要求换床位，在病房里又哭又闹。余宝笙赶过去好声好气地跟老太太说话，结果老太太拉

着她的手就哭，说护士们骗她的钱，让余宝笙给她做主。几个护士被折磨得都拉着一张脸，这么个祖宗，谁敢欺负她。余宝笙安抚了半天，答应这就跟护士长申请，等普通病房有病人出院，头一个考虑她，这才好不容易劝得老太太重新躺下。抬手看表，会诊已经开始，余宝笙赶快小跑着回办公室取了笔记本到会议室。

会议室里大概得有五六个人围坐成半圆，余宝笙轻轻走进去。正在对着片子讲解的陶主任抬头看她一眼，话停下来，等她坐下再继续讲。余宝笙赶紧在前面找个空位坐下来，旁边的张童悄声说陶主任等不到她，就亲自讲了。

等陶主任说完，心外科的一位医生又说了几个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陶主任也都做了回答。之后大家沉默下来，陶主任对面的一位年轻医生说：“陶主任，您看看还需要我们做什么？”

余宝笙的心微不可察地停跳一下，顺着说话的声音看过去。因为看片子，屋子里比较暗，她的视力不算太好，对方又是侧坐着，只看到一个侧面，然后余宝笙就听到陶主任说。

“乔主任，谢谢你们。”

血液似乎一下子全从心脏流出去，分散到四肢末梢冻住了，余宝笙盯着那个侧面，直觉就要站起来。旁边的张童扯住她的袖子，低声说：“师姐，你干吗？”

余宝笙如梦初醒，看四周的眼睛向她看过来，又见陶主任投来责备的眼神，她脸色苍白地坐下，旁边的声音什么都听不见了。

年轻的乔主任手里的笔啪地掉到桌子上，在桌子上滴溜溜地转个不停。大家伙儿又看过去，乔主任笑着用手盖住墨水笔，收拾东西：“那，陶主任我们就先走了。”

等心外的医生一走，陶主任转身看余宝笙：“宝笙，个人感情不要带到工作中来。”

余宝笙还是有些呆，愣愣地看着陶主任，不明白什么意思，眼神有些空洞。

陶主任看余宝笙还没有恢复血色的脸“乔主任当初拒绝相亲也没有其他意思，人家也是不熟悉情况。也怪我，他刚回国来院里我就急急忙忙给他做媒。”

张童算是听明白了，好歹明白刚才余宝笙的异样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在旁边劝“师姐，这有什么，乔主任空长了副好皮囊，摆什么谱，我看你前男友就比那个乔主任强。”

余宝笙勉强地笑着点头。她都忘了陶主任所指的事情了，印象里大概有那么

一回事，说是从日本回来毕业于京都大学医学部的一位年轻医生，任心外科副主任医师，刚三十岁出头，还没有结婚，要介绍给她，但最终不了了之。坊间传言据说是那个年轻主任拒绝了副院长的女儿，原来就是他。

乔远峰和同事从呼吸内科出来，他走在前面，突然停下来回头：“你们有什么事情嘀嘀咕咕？”

“乔主任，你没事儿吧？”有人小心翼翼地问。

“看你说的，有什么啊。不过，乔主任，你真是厉害，居然连秦院长的女儿都敢拒绝，我们对你景仰得很呢。”

乔远峰挑眉：“你们说什么呢？我怎么没听不明白。”

“乔主任，你不会不知道今天迟到的那个美女医生是谁吧？”

乔远峰心里一动：“谁啊？”

“秦副院长的女儿，余宝笙。当然也不是亲女儿啦，是继女，但秦院长真待她好，据说来咱们院也是有这个原因的。”说话的人貌似知道很多内情。

几个医生看乔主任没再接话，也不好再说什么。今天的场面实在很尴尬，但也很劲爆啊！没办法，每天那么多病人，总有处理不完的救死扶伤，有这么点儿花边新闻，大家工作起来也心情愉悦嘛。

回到办公室，小护士又来找余宝笙，说五床的老太太又哭闹了。张童使眼色让余宝笙别去，她摊摊手还是站起来跟着去病房。

老太太这次是因为吸氧机的问题哭闹，见余宝笙进来，紧抓着她的手腕，一遍一遍地重复自己的担心。老人有些耳背，声音大得令人恐怖。余宝笙的头从会议室里出来的时候就开始痛，此时更是难忍，但还是俯在老太太耳边劝她放心，吸氧机没问题。

老人的声音在余宝笙的耳蜗里不断地螺旋放大，头针扎似的痛。上次头痛的时候还是那年在西藏，除夕的晚上她一个人待在酒店里哭得头痛欲裂。余宝笙突然间感到力不从心，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

再醒来已经躺在一张病床上，旁边坐着张童，余宝笙挣扎着坐起来问：“老

太太不闹了？”

张童大叫：“师姐你不会是装的吧，你怎么知道老太太不闹了？”

余宝笙敲敲脑袋，虚弱地说：“你傻啊，我都这样牺牲了，还镇不住一个人？”

“代价太大了吧。”张童叫，“师姐，陶主任让你回去休息，不算考勤。我们已经给你检查过了，就是有些累，没什么事儿。”

余宝笙跳下床：“给我片儿芬必得还可以撑到下班，就差两个小时了，我才不要欠人情。”

继母虽然是医院副院长，但她不敢有半点儿懈怠，否则人家都会说：瞧，院长的女儿果然不一样，不过是个拖油瓶还那么拽。秦阿姨待她很好，她不能不义，作为半路来的女儿毁人家的名声。

当初是导师陶主任坚持要的她，说她是个好苗子。她怕人家说秦芬的不好，可秦芬说：“那有什么，我想给你走后门，也得你有能力啊！你别以为我这个当妈的怕人说，我就跟院长说了，同等条件下，我闺女优先。”

后来，父亲跟她谈话，让她别给秦阿姨丢脸。所以自从来到这里，她就没生过一丝偷懒的念头，研究生实习时就勤勤恳恳地当大家的小师妹，参加工作后，她又是值夜班全能，大姐大哥有什么事儿，都是她顶上。所以，大家都喜欢她，也都帮着她，几年下来人勤奋、业务好是出了名的。

那年，父母离婚，她以为天塌了，可是几年之后，两个人都再婚，一个在北京，一个去了美国。他们真的都找到第二春的幸福，就她还单着。不过，她余宝笙也不用叹气，新时代的后妈果然不错，秦院长只有一个儿子在美国，真的当她是亲闺女，张口闭口“我闺女”，也不在乎她叫她“秦姨”，还在她毕业工作的那年生日鼓动父亲送她一辆喜欢的吉普车。看来那个人的预见是对的，她有两个爸爸妈妈未尝不是件好事。

本来父亲说买个什么甲壳虫吧，女孩子容易开，又漂亮。即使余宝笙觉得自己忘了很多事情，但是买车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地坚持挑了吉普车——方方正正的外形，绿色的壳子，就像当年在高原上看到那个他开的吉普，虽然颠簸却帅极了。

晚上下班后，余宝笙直接开车到医院旁边的胡同——里面有家饭馆还不错，也算是医生、护士的第二食堂。点了一道汤、一个菜、一碗米饭，等上菜的工夫

余宝笙无聊地看着窗户外面的世界。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些卖烤串儿的在招揽生意。晚上的时候人总容易脆弱，她想起昨天宋向宇说的话，心情莫名地烦乱。

她想要不要现在去二环跑一圈儿，以她的技术成为“二环十三娘”也不是问题。想着想着，她就傻笑几声。傻笑的当儿，她看见一群人向饭馆走来，路过她的“小马”吉普时停下来指指点点，那个乔主任也在里面。等他们进来的时候还在继续评论，她听到一个耳熟的声音。

“还是大切好，从性价比来看，比这个强。我听说过牧马人的一句话，不是在店里保养，就是在去保养的路上。”

旁边的人都大笑起来。余宝笙心里的无名火蹿起来又压下去，她的“小马”怎么就给他诋毁成这样了。

“余医生，您的菜全齐了。”这里的服务员都伶俐，多来几次就知道姓什么，熟稔地招呼着。

余宝笙说声谢谢，拿起筷子吃饭，却听到那边一桌一下子安静了许多。余宝笙不抬头，咕咚咕咚喝几口汤，青菜咬得嘎吱嘎吱响，几下吃完饭，背着包到前台结账。路过那桌时，她听到人家跟她打招呼。

“余医生，你也在这里啊。”余宝笙停脚，看是认识的一个医生。

“哦，刘医生，你们也过来吃。”

“刚做完一个手术，正好来吃饭。”余宝笙的眼睛没看其他任何一处，一直盯着那位刘医生。

她的眼睛又黑又亮，专心看一个人的时候总让人觉得心慌，刘医生说着话，脸就慢慢红起来。

“你们挺辛苦的，慢用，我先走了。”在她转身要走时的一瞬，她用余光扫到了乔主任转脸。

她转身疾走几步后，身后有人起哄地笑，听着刘医生辩解，又是一片笑声。

“小马”一路上被踩得嗡嗡的，余宝笙真的去二环跑了一圈儿。她将车停到离家不远的地方买了盒烟，抽出一支，划根火柴点着。其实她不怎么抽烟，差不多一年加起来也不过一盒而已，往往买的烟被张童给搞福利了。

谁说医生不抽烟，当医生的，又是呼吸科的，当然知道抽烟百害无一利，但是，

跟毒品、酒精一样，越是有害的东西越能在某种时候贴近心情，排解情绪。那话怎么说来着，哥抽的不是烟，是寂寞。这是张童常说的，如今给她用正好。

烟卷忽明忽灭，余宝笙摸摸眼角居然一片干燥，没有半丝湿润。嘿，果然年纪大了，她还以为自己会哭呢。接着，她自嘲地一笑，余宝笙，你真没出息，又不是没被打击过。

然后，她回家洗澡睡觉，居然睡得踏实。

早晨起来余宝笙开着“小马”在路上跑，到医院停车场后跳下车看斜对面刚停进去一辆蓝色轿车——很普通的牌子，很普通的价格，日产的。当车主从车上下来时，余宝笙想：果然是从日本回来的，还真支持日本货。他不是喜欢大切吗，怎么不买一辆？

乔远峰跟着牧马人进来，这辆车就是昨天停在小饭馆前的那辆，只是没想到会是余宝笙的。看着她帅气地一次快速倒车入位，他不禁想起以前她撒娇卖乖让他教她开车的事情，心头一热，几步追上去。

“小丫头，你不会不记得我了吧？”

余宝笙被钉在原地——她一直不能断定他记不记得她，毕竟都是九年前的事情了。她的变化不小，原来的她梳个童花头，额前齐齐的，脸圆圆的，明显的婴儿肥，穿着校服，土里土气，除了近一米七的高个子，怎么看都还是个孩子；而现在，除了个子没变，其他都变了，小尖脸，过肩的半长发，连在美国的妈妈都说：“笙笙，你变得妈妈都不敢认了。”或许，他只是记得她的名字来确认而已。

她缓缓地回头：“乔远峰，我也没想到你在这儿。”

“女大十八变，我都有点儿不敢认了。两次都不说话，我以为不是你呢，幸好……”乔远峰笑了笑，隐去后面的话。

“你也变了。”余宝笙回笑道。其实乔远峰变化并不大，无非是从当年还有些潇洒不羁的高原浪子变成了持重帅气的青年才俊。

乔远峰发现自己有些习惯性地要伸出手去拍拍余宝笙的脑袋，却在余宝笙颇有礼仪又颇显距离的态度下下降一尺，五指并拢，说：“小丫头，历史重逢的重大时刻。”

余宝笙避开乔远峰发亮的眼睛，盯着他的手，犹豫了几秒才伸出手来，说：“的